今天：看手相大貴而淫

小周同小袁，已接到波姬派專人送去的一九八六年結數單同利息支票，除已付者外，最後三個月波姬負責，做了幾筆「奇異外匯」，生意十分好景，她們每位各獲近三個月利息竟達三百多盤草。甚是可觀。小二去朵娜家打麻將，先去看產醫。下午打電話到朵娜家問小二，她細聲說：「斷定有四星期了，還穩定。」問她們那幾個人打牌，她說：「周姊來了，小袁到南北行談航運貨物打包的事去了。」我可以爲奇，眞沒料到小袁這個美艷妮子，如此地頭蛇面。

下午沒市，須等禮拜一開關了。孫博士忽約曼陀鈴下午茶見面，一到便見他居然帶了「小巴（兒巴）多」（廿四日之「小巴多」，合更正）同在，此中必有新文章。

捉手就座，我叫咖啡，小巴多叫我「大哥」，我以爲奇：「怎敢當！」她媚笑道：「這表示寧拒絕我！」非但國語字正腔圓，而且一聽知她是南方人，說北方話。因乘機問博士：

「小姐的國語京腔十足，但却是用功得來的，還是南方人！」孫博士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但不是蘇浙人！你且看她的手，尤其手腕手背，可以參考。」這時小巴多伸手給我，握了握時，忙笑道：「不得了，好自爲之！貴不可言！」她口吐香風吃吃笑說：「還說貴不可言呢，難道大哥你提拔我進電視？」

「眞的，厚實溫軟，而且眞軟如純絲棉！我先祖父告訴我，他握過戰前汪精衛的手，戰時在重慶握過蔣委員長的手，解放後，他將這壺獻給國家，現存南京博物館。」

「時大彬稍後於龔春，也是製作紫砂茶壺的名手。其所製作，師龔春之意而不全落其窠臼，藝術造詣達到很高境界。他爲人熱心快腸，肯把他藝術傳授於人。其子時朋和董翰、趙梁、元暢同時的另一名家李茂林，因對時大彬技術拜服，堅請其子李仲芳爲徒。時大彬見李仲芳每經指點便能領悟傳神，也就悉心教導，後來師徒齊名，有「壺家妙手稱三大」之譽。所謂三大，指的是時大彬、李仲芳和徐友泉。徐友泉雖非大彬之徒，但也是經常向大彬請教才達到這樣高水平的。李仲芳喜推陳出新，獨創一格，其父李茂林則大不爲然。因此，父子常爲此爭論。有一次，他捏了一把特別古雅的壺，一時得意忘形，拿給李茂林看時，竟呼其爲老兄，說這個你看如何？後來，與藏家逢稱李仲芳製的壺爲「老兄壺」。（伍車二、新八八二六五）

宜興紫砂茶壺世所寶愛
壺家妙手輩出造詣精湛

互藝之花

通天曉先生：

宜興的紫砂茶壺很有名。請問這種茶壺是何時始創的呢？

張明遠

宜興出產陶器肇源甚古，相傳遠在春秋時代范蠡定居宜興之時，因見當地泥土富有粘性，耐於久燒，於是試作陶器，居然一燒便成。從此，有許多人照他的方法和指點，從事陶器的生產。其他的後世陶工，因而供奉他爲陶業祖師。現今該地陶業中心蜀山、鼎山之間，有一名叫「蠡村」的村莊，就是范蠡曾經住過的地方。

宜興陶器在漢唐之際，只不過是生產些缸、砵、甕之類，世所寶愛的紫砂茶壺，是到宋代才創始的。到明代是它的黃金時代。其時，製作名手有龔春、時大彬、時朋、董翰、趙梁諸人。而龔春和時大彬尤爲出色。

龔春本是吳頤山的小書僮，他伴隨主人在宜興金沙寺讀書的時候，日夜見廟中老和尚捏製茶壺，久而久之，心領神會，也就拿些泥土捏起茶壺來，古雅之處勝過老和尚的。吳頤山見後大加讚賞，並鼓勵他專心學習，由是技術精進，「龔春壺」之名乃馳譽天下，惟他所製之壺不多，能流傳到後世的更少。張叔本是收藏宜興紫砂茶壺的名家，在其所著「清儀閣雜咏」中，也因未曾收得「龔春壺」而深恨福薄，感嘆地說，世間恐不復有此瑰寶。不過，在距今五十多年前，從事整修宜興名勝善卷洞、庚桑洞的儲南強，竟於無意中在擺賣雜物的地攤發現一把缺蓋的龔春壺。買了之後，舊喜之餘，作了數萬字的考証。解放後，他將這壺獻給國家，現存南京博物館。

時大彬稍後於龔春，也是製作紫砂茶壺的名手。其所製作，師龔春之意而不全落其窠臼，藝術造詣達到很高境界。他爲人熱心快腸，肯把他藝術傳授於人。其子時朋和董翰、趙梁、元暢同時的另一名家李茂林，因對時大彬技術拜服，堅請其子李仲芳爲徒。時大彬見李仲芳每經指點便能領悟傳神，也就悉心教導，後來師徒齊名，有「壺家妙手稱三大」之譽。所謂三大，指的是時大彬、李仲芳和徐友泉。徐友泉雖非大彬之徒，但也是經常向大彬請教才達到這樣高水平的。李仲芳新，獨創一格，其父李茂林則大不爲然。因此，父子常爲此爭論。有一次，他捏了一把特別古雅的壺，一時得意忘形，拿給李茂林看時，竟呼其爲老兄，說這個你看如何？後來，與藏家逢稱李仲芳製的壺爲「老兄壺」。（伍車二、新八八二六五）

二五二：黑幕重重

胡雲曰：「是否有男朋友一齊做事？」

蘇絲笑而不語，一聲拜拜，行入大廈。

師姐容低聲曰：「胡生，如果你想追蘇絲，最好聽佢話。」

胡雲忙曰：「不是，我有話想追佢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再見，得閒打電話來喇。」

胡雲估不到自己有些艷福，一次過識得兩個萬中挑一的靚女，喜不自勝，返到黑龍會寫字樓，開籤雀一樣大談艷遇。

胡雲之大佬阿彪挑一聲，曰：「靚女係人都啱喇！阿雲，你小心呀，邊有咁大隻蛤蟆。」

胡雲曰：「佢兩個又斯文又靚，點會係蛤蟆。」

胡彪曰：「你搞還搞，總之不可惹麻煩。」

女人搞得少乎？你有惹過麻煩乎？何以我識兩個靚女你就咁緊張！」

胡彪曰：「因爲有人到街知巷聞，你要使老婆外家錢，要使得醒目一些！」

胡雲界大佬室到有聲出，轉話題傾賽事。

胡雲死心不息，希望搞寸泰拳會賽事。

胡彪曰：「今晚再飛個長途電話界炳君館主，希望佢有答覆。」

胡雲曰：「袁野嗰老友威實要攞人，點搞？」

胡彪笑曰：「館主實得通，威實亦有符。」

原來泰國拳壇，亦黑幕重重，袁野老友威實，已經成爲袁野在泰的經理人，由威實經辦拳手。

肥佬威實成爲泰拳隊領隊，威實本身在曼谷拳壇，頗爲吃得開，手下有幾份拳壇雜誌，本身又是拳賽裁判主任，等於判官，拳手與館主，都要巴結佢老人家。

但胡彪認爲搞掂館主，威實亦有符，亦屬事實，佢出條橋，叫病君館主將病君送去曼谷以外各府打拳。

二四三：一個可憐女人

「以後不准隨便罵人，冤枉人呀，」朱迪乘勝追擊了，「你總該想想對方的感受嘛，眞是！」

「好吧，談別的吧，那位安娜小姐怎樣？」亨利換個話題了。

「你想認識她？」朱迪忙問，「她在家中休養，不必上班，約她出來見面不困難的啦，唔，你想什麼時候約她？」

「你誤會了，」亨利笑起來，「我只是隨便問問，並不是想要認識她，再者，你昨晚不是暗示過，不喜歡我認識她的嗎？何以現在又改變主意了？」

「我只是不想你和她做朋友而已，並不是不准你認識她。」她連忙申辨，「你要帮助她找那個負心男人，怎可以不認識她？這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嗎？遲些，我打算去看看她，才正式向她提及你呢。」

「她現在靠什麼生活呢？」他故意將話題岔開，「不上班怎能維持生活？可能你們姐妹都帮助她吧，是嗎？」

「目前短時期的生活她是不成問題的，」朱迪解釋道，「一則她還有些積蓄，二則她叔嬸照顧她。可是，這此下去就不是辦法。」

「確是可憐的女人！」他答。

三九：姑嫂心事

馬仔和錢仔低頭細看，路燈照耀下，見到辰板上烙玄着——「送給阿樂哥永遠留念。關美卿。」

馬仔皺着眉，做個滑稽模樣說：「送這樣一雙大木屐，阿樂穿極也不破，眞是永遠留念啦！」

錢仔說：「阿樂捨不得穿，放在衣箱裡，不是永遠留念嗎？」

幾個人都嘻哈大笑。

陶瑛也笑，她說：「美卿心水清，她把字烙玄在木屐上，讓阿樂穿上，天天踩踏着，就記起她來啦！」

美卿也和大家一起笑，然後得意洋洋說道：

「本姑娘別出心裁吧？烙這十幾個字，很費心機哪！」

「是別出心裁，」受禮人阿樂說：「可我沒機會穿那麼一雙街市大木屐。」

馬仔搶着插嘴，說：「那就留下，有空拿出來看看吧！」

幾個人的笑聲告一段落。從三份告別禮物，三個姑嫂都透露自己的心意。作爲另外兩個男的，儘管在嘻哈笑鬧，但在笑聲過後，都覺得不是味兒。

世界就是那麼不平均的嗎？在財產上，富人越富越富，窮人越窮越窮！在愛情上，像阿樂一個伙頭助手，行將失業，他竟一下子獲得三個姑娘垂青……而錢仔、馬仔，却分不到一個！不公平！不公平呀！

當然，在這年輕鬧關打天下之時，錢仔和馬仔並不着重姑娘們的情絲愛縷。如此點點鵝鵝，不利於轉戰謀生覓活的沙場上。

好呀！離得毫無牽纏地輕裝上陣。

阿樂把三包禮物重新包好，說：「多謝！多謝！」

他舉步，打算往工廠的回頭路走，他和錢仔是睡在工廠閣樓的貯物房裡。

可馬仔把阿樂攔住，說：「你這飯焦王，得到三個姑娘交心禮物，就不要兄弟啦！」

「你們——」

四：丐帮大會

接着便見一大羣丐帮的人走進來，爲首那人正是那位姓常的，他目光一凝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？他是本座請來的，難道你不知道？」

壯年乞丐急忙恭身道：「帮主，屬下該死！他要離開，屬下請他留下等您。」

丐帮帮主常虛谷溫聲問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何事要離開，莫非懷疑常某誠意？」

余顧南忙道：「帮主誤會了，在下得蒙青睞，五內俱感，豈還會懷疑帮主的誠意？只是貴帮有事，且白長老又無空，故此……」

常虛谷伸手止住他的話，轉頭對身後那花白鬍子的老丐道：「白長老，小侄求你一件事未知肯否答應？」

白富貴忙道：「帮主的話，」

常虛谷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請白長老替這位小兄弟醫治雙脚！」說着只見他嘴唇噏動，却不聞有聲音傳出，但見白富貴不斷點頭。

余顧南不知此乃「傳音入密」，非有深厚之功力，上乘之語裡的意思，是「牙齒魚」。

從「牙齒魚」這個名稱說起，就可見這種魚是多麼可怕！也可以看到牠之所以「吃人」，是有原因的。在這種魚的咀裡，長滿一口非常堅硬的牙齒，它像「三角銼」一樣的尖銳，又像「剃刀」那樣鋒利，不僅能「吃人」，連牛也可以「照吞如儀」，實在可怕。

「吃人魚」的牙齒之所以如此堅銳，是長期生活在亞馬遜河這樣的環境中「迫」成的。

每年大月至十一月這段期間，亞馬遜河盆地由於亞馬遜河及其支流的水位暴漲，整個盆地幾乎被洪水淹沒。受洪水淹沒的地區，面積達十二萬平方公里。在洪水期間，有許多種魚類，根本分不清那裡是河流，那裡是森林，總之向有水的地方游去，牠們不少是游到被洪水淹沒的森林地帶去，在那裡有動物出現時，也咬吃這些動物。如果遇河的人冷不提防有「吃人中的果實和種子，這些老杵不敢不從，但請吩咐！老杵已說過多次，帮主以後萬勿自稱小侄，以免愧煞老杵！」

傾悟不能續此，只覺得奇怪，又道：「在下不敢麻煩白長老，後會有期！」說着從常虛谷旁邊走去，誰知白富貴突然一指抵出，在余顧南後腰一戳，余顧南登時暈倒。

常虛谷一驚，道：「白長老您……」

白富貴道：「帮主放心，老杵既然已答應你，自然不敢違反規矩，亦不會將私人恩怨放在心上。」他抱起余顧南便向後殿走去。

常虛谷臉色一變，嚴肅地道：「大家小心戒備，北帮與咱們誤會越來越深，只怕今夜會來鬧事！」

一個弟子道：「帮主放心，所謂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，北帮的人也不會是三頭六臂的，何懼之有！」

常虛谷道：「問題是南帮北帮俱是一家人，雖然他們對咱們抱有成見，咱們却不能將之視作敵人！」

（九八）

五九：聖誕同歡衆市民

在香港，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並不是太多者，而且入吃教之教徒，眞正虔誠者少之又少，比起歐洲那些天主教國家來，那就相去遠矣。至於聖誕節，在香港而言，眞稱得上普天同慶，不論教徒與非教徒，不論窮人與富人，一到聖誕節來臨，都會同樣享受這個節日之好處也。

因爲，在香港有聖誕節假期，不論是否教徒，同樣可以獲得兩天休假，而社團活動，飲食娛樂場所，亦團繞聖誕節，推出節目。而書店與文具店，每年售出之賀咭數以億計，不少人以一咭維繫親情與友情者。

阿芳爲人，一向疏懶，這次若不是大家姐與姨甥女再三邀請，就不會參加敦煌樓頭平安夜之熱鬧場面矣。自然，平安夜舞會，乃年輕人之世界。當晚十二時過後，敦煌夜宴中，不少扶老携幼之賓客，陸續離座，但却有不少愛熱鬧之青年男女，離座位而赴舞池，隨着舞台上歌星之歌聲、樂隊之樂曲，大跳特跳，自樂共樂，樂在其中。

回想起來，阿芳對生活態度，未免清淡，其實阿芳雖然歸隱市廛，然而，很多場面亦可以參加者。例如敦煌大埔新店開幕酒會，阿芳亦受到大家姐之邀約，大姐夫且答應以私家車接載來回，阿芳却推而却之，寧願安坐家中，以武俠小說打發時光，可謂孤寂也矣。

這個平安夜，阿芳雖然夜眠，亦屬難得之一次好機會，讓阿芳感受到，香艷這個社會，的確是多采多姿。

人乃羣體動物，掌握機會，參與活動，的確有其積極之意義存在焉，較之離羣獨處，心境當會開朗多多矣。

從今之後，若有活動機會，阿芳當不會放過，這樣，比枯坐家中，將會快樂得多矣。

孤寂（十四）

呂大釗與芳芳走出來，老伴道：「迷途了，是不是？我早就叫你不要去了，你不聽。」

「誰說我迷途的了，我怎能回來。」呂良輝雖然知道家中的電話號碼，也懂得如何付錢打電話，但家中那盒火柴遞給司機看，司機點點頭，他才敢上車。

的士很快到了那酒店，呂良輝認出了方向，付了車資，步行回家。

正在惶恐之時，看到了一部計程車駛過，雖然，的士是很少的，但認得，他想載停，手未舉而收回，他想：上車後，如何對司機說出自己到那裡去呢！

呂良輝開始焦急了，他逼搜自己身上，看看有什麼物品可証明自己居所時，却有所發現，因爲他是吸烟之人，身上有一盒火柴，是所居附近酒店的，祇要回到那酒店，一條直路就可以回家了。

他再等到另一部的士駛過，他揚揚手，的士停下，他不敢上車，把火柴遞給司機看，司機點點頭，他才敢上車。

呂大釗與芳芳走出來，老伴道：「迷途了，是不是？我早就叫你不要去了，你不聽。」

「誰說我迷途的了，我怎能回來。」呂良輝雖然知道家中的電話號碼，也懂得如何付錢打電話，但家中那盒火柴遞給司機看，司機點點頭，他才敢上車。

的士很快到了那酒店，呂良輝認出了方向，付了車資，步行回家。

正在惶恐之時，看到了一部計程車駛過，雖然，的士是很少的，但認得，他想載停，手未舉而收回，他想：上車後，如何對司機說出自己到那裡去呢！

呂良輝開始焦急了，他逼搜自己身上，看看有什麼物品可証明自己居所時，却有所發現，因爲他是吸烟之人，身上有一盒火柴，是所居附近酒店的，祇要回到那酒店，一條直路就可以回家了。

他再等到另一部的士駛過，他揚揚手，的士停下，他不敢上車，把